

昌黎文集

昌黎文集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孫曰尚書名君所屬州樂壽人貞元二年三月
為鳳翔節度使鳳翔州都防禦使兼檢校兵部尚
書十五年三月卒韓曰公正人檢校兵部尚

京師有不遇時之歎過潼關由鳳翔以書抵君
牙蓋是年六月云與鳳翔一本作與西京節度使

愈再拜

一本作月日客有韓愈者再拜上書尚書閣下

布衣之士

嚴曰阮嗣
奏記蔣濟

曰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
人所以屈跡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身居窮約不借勢

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
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

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
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
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
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
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豈一作當赫
赫乎洸洸乎孫曰洸洸武勇貞詩武夫洸洸是也○洸音光一本無洸洸乎三字功業

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
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祝曰傳驛也

周禮傳達于四方○傳音轉

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

隍

嚴曰隍音皇小名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

然而未至於是者亦蓋有

其說云

一無其字

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

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

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

宜也閤下之財不可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

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

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

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

至亦以千金與之

亦一作又

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

日遠矣

樊曰先是有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適簿書以盜設宴錢五萬君牙怒其貳

分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使引爲上客留月餘以五百金爲謝故公書

月 薛云

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士

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固

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無一二遺者

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以書閣

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以頌閣下之形

容矣愈也

一有固字

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

嚴

大曆九年也皇甫湜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

十三而能文

建中元年也

二十五

而擢第於春官

嚴曰貞元八年或云退之貞元十一年去京師過僊關游鳳翔以書抵邢君牙

不得意去

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

也

一無也字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

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

補注詩從公于邁

來觀其師

及至此都

一字無

徘徊而不能去者

一作而不能速去者一作而不敢遽

進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下望見君

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以左右

無先為容也

孫曰漢鄒陽曰蟠木根柢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一作居十日而不敢

將涉者以佐理為先容也一作无先為之容

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

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叙其

所以來之意

一本重有之字

閣下其無以為狂

一無其字無一作毋

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

孫曰莊子求馬於唐肆肆猶廐也

過之而不

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

匠石過之而不睨

孫曰莊子匠石之齊石當時匠名也

伯樂遇之而不

顧然後知其非棟樑之材超逸之足也

逸一作遠

以

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

孫曰

爾雅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詩瑣瑣姻婭

是生于匠石之園長於伯樂

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

亦何足云爾

爾字一無

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

夫貢士若某等比

比字一無

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

也字一有

然執事其

知某何如哉昔者有鬻馬不售於市者

祝曰說文售賣

物去手也

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

價增三倍

韓曰燕代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伯樂乃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欲以駿馬見于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見戰國策○一本作馬價三倍

某與其事頗相類以字是故始終言之爾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

嚴曰即貞元九年宏辭試也

月日愈再拜

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

天地之濱

大江之濱

補曰說文濱水涯也詩鋪勢淮濱○濱扶文切

曰有怪物焉蓋非

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

孫曰介虫之有甲者四一作比

其得水

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

常尺寸之間爾

孫曰六尺曰尋倍尋曰常

無高山大陵曠途絕

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

涸下各切

爲獼獼之笑者

祝曰獼亦獼屬獼獼水狗也禮記獼祭魚選獼獼睽瞍乎匱空○獼音賓獼地

各切蓋八九年矣

一作十八九矣

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

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

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

帖耳

帖記協切

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

力者遇之孰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

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

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
投足之勞而轉致之清波乎一無致字一作波濤乎其哀
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鳴且號之
者趙作且呼號之者一作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
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
憐察之

荅劉正夫書

樊曰正夫或作嚴夫書云某於足下忝先進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給事劉伯芻也公詩有知
號州劉給事使君新題二十一詠即其人伯芻
三子寬夫端夫嚴夫嚴夫字子耕登元和十年
進士
第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
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舉進士於先進之門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
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

一作皆能然

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之名

一無名之所

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為

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
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
意不師其辭又問曰

一無問字

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

無難易

嚴曰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

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即主謹說殄
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桑桑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其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芳
桑者閑閑方此非難也○一作無難無易

惟其是而已矣一作惟其是耳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

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
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

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作文然

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沉不自

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曰

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丑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
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
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

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

今後進之爲文

一作之

能深探而力取之

探他南

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
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
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
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
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

顧常一作
顧以當

愈於足下忝同

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
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荅也足下以爲如何

以爲愈白
二字

荅殷侍御書

韓曰殷侍御殷侑也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迁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爲侑無疑○一本題作殷銜侍御又一

郎作侍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感
然汗出以斬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
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
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
月字或亦作日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

學士真儒歎息踟躕

上子六切下資昔切

愧生於中顏變

於外不復自比於前人者

一作於人前者

蒙示新注公

羊春秋

嚴曰齊人公羊高子夏門人作春秋傳新注殷侗注也退之薦侗狀云兼通三傳旁引諸經正疏

之外自有所得

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

盡傳其學職事羈縻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

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

其辭章近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

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

時得休假

假一作暇

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

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況

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

樊曰後漢何休

任城人太傅陳蕃辟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事成乃發墨守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聖

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

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

孰能勤勤拳拳

一作綣綣

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

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

一有也字

其心曉然直

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

樊曰有欲求公亨所注公羊春秋公

亦許之而序及伯所注今皆無傳或世逸之邪

其又奚詞將惟先生所以命

愈再拜